

一般成人文学作品的首印量是1万-3万册，加印的次数并不多；而儿童文学作品的首印量最高可达100万册，并能频繁加印——

作家为何扎堆儿写童书？

文化观察

□ 本报记者 朱子钰 李梦馨

在不久前结束的第三十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以下简称书博会）上，童书独领风骚。前来参观的成年人，身旁的小朋友是“标配”。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家长甚至拎着行李箱来购置童书，不少出版社的儿童文学展位前大排长龙。

而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争相与家长孩子们“把”书言欢，推介自己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粗略统计，会上有作者参加的发布活动中，与童书有关的占据了近一半。

“情怀说”遭遇“夺命”三问

近年来，作家纷纷踏入儿童文学的领地，堪称“现象级”：诗人赵丽宏推出了带有自传体性质的《童年河》，次年儿童小说《渔童》面世；凭借长篇小说《你在高原》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张炜，近年来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先后推出了《半岛哈里哈气》《少年与海》和《寻找鱼王》；毕飞宇推出《苏北少年堂吉珂德》，虹影有《奥女孩》，马原《湾格花原》，阿来《三只虫草》……不胜枚举。

对于作家来说，转型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并不鲜见，如张天翼，曾是国内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家之一，后来转型为儿童文学作家，成绩斐然。世界级作家与童书结缘者不乏其人，如马克·吐温，虽为成人文学作家，但代表作《汤姆·索亚历险记》本身就是儿童文学作品。甚至博尔赫斯有言：“一切伟大的文学，最终都将变成儿童文学。”

因此，在许多作家看来，儿童文学作为自身创作的一部分，并不算是特别的转型。张炜在谈到儿童文学创作时说：“我没有转向，我不是一个专门为某个读者阶层去写作的人，而是写一切能够感动我、让我心中产生写作冲动的人和故事。”

作家因为个人经历而有意识地进行转变也颇有代表性。马原写《湾格花原》，是因为幼子马格已经到了听故事的年纪；虹影写童书，也是缘于个人身份的转变——成为母亲。她自言：在读过很多中国童书后，略感失望，“第一点，先入为主，道德说教比较多。其次，缺乏想象力。”……虽然出发点不同，但上述作家可以概括为因情怀而写作。

但从实际情况看，作家大规模、普遍性地出现在童书领域，与正常的写作规律必然是矛盾的，起码有“夺命”三问无法回避：从题材讲，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儿童毕竟并不占据中心地位，那儿童题材占比如此之重，算不算喧宾夺主？从作家的自我实现讲，儿童文学创作在整个创作领域中属于一个次要门类，相较于成人文学作品，毕竟处于“鄙视链”下游，作家为何舍高求低？最后退一步说，作家确实有相关方面不能舍弃的好题材，但从目前的创作实绩来看，引起轰动的好作品又有哪些？并没有出现应有的

量质齐升。

显然，如果从写作规律来看，眼下的童书热，以情怀解释无法自圆其说。

“风景这边独好”的童书市场

如果深入了解，更多的作家转身写童书，不仅是因为“我喜欢”“我感兴趣”等类似自我情怀的满足。童书“风景这边独好”的火爆市场，使之成为整个出版行业中之趋之若鹜的价值洼地，这才是作家参与童书创作最根本的动力所在。

记者在书博会上采访了多家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当抛出“当下出版市场哪个方向最火”的问题时，所有人毫不犹豫地回答：“童书”。天地出版社编辑王婕细说了满满的收获：书博会期间，天地出版社共展销了400余种儿童图书。其中，“名家讲四大名著”系列、“汪汪队立大功”系列、“流金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必读”系列等，备受小读者的青睐，现场展销零售码洋就达6万元。中信出版集团、中国出版集团旗下的儿童文学展位早早售罄，卡通绘本、科普读物、儿童故事、红色主题故事等类别儿童图书销量都一骑绝尘。

有数据为证：2020年，受疫情影响，全国图书零售市场规模首次出现负增长，同比下降了5.08%，而少儿图书依然保持着小幅增长，同比增长率为1.96%。与此同时，少儿图书的码洋规模也在持续扩大：2020年，少儿图书在图书零售市场中的码洋比重为28.31%，稳居第一。《从开卷数据透析中国童书市场20年崛起历程》一文也透露，少儿板块早已是图书零售市场码洋规模第一大板块。

童书市场如此火爆，明天出版社编辑任明满对记者细说缘由：“最大的驱动因素是读书的少年人比成年人多得多。”成年人的注意力被工作、家庭、社会事务以及手机等各种娱乐项目分散，读书相对较少，而对孩子读书却报以极大热情和高度认可。此消彼长，童书的爆发式增长也就在情理之中。某出版社统计，一般成人文学作品的首印量是1万-3万册，加印的次数并不多；而儿童文学作品的首印量最高可达100万册，并能频繁加印。一本童书在薇娅的直播间，2分钟就能售出12万册，销售额高达500万元！

正因如此，儿童文学领域涌现了一批超级畅销书作家，曹文轩的《草房子》再版500多次，每年销售超过120万册；杨红樱的“笑猫日记”系列，在2018年发行量就已经突破6000万册。这是文学界地位更高的作家无法企及的。

“有销量就有收入，有相当一部分作家涉儿童文学，是无利不起早。”一位出版社工作人员总结。

警惕扭曲供求关系上的变形套利

作家参与儿童文学创作，本来无可厚非：“写作经验丰富的作家与儿童文学碰撞

后，可能迸发出儿童文学新的可能。”任明满说，“作家扎堆儿写童书，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情。甚至，只有当作家甚至名家开始写儿童文学作品时，儿童文学才有可能迎来真正属于它的写作者。”

稍加推敲就可以发现，这种以市场为导向的童书写作，建立在一种扭曲的供求关系上。

老出版人、山东省散文协会会长丁建元对此作了解释：当今家长普遍对孩子不惜投入，特别是对于“上进”的“书”，只要孩子“我要”，家长就乐于买单。但书究竟好坏、孩子能否真读，就不那么重要了——这其实是当前童书市场繁荣的基础。

“孩子读书的兴趣是从小培养的，两三岁的孩子就该开始读书了。”书博会上的一位家长证明了丁建元的结论。前段时间网络流传的“一个海淀牛娃的人生前10年应该是这么度过”清单中就对读书提出了要求：“牛娃”在3岁时便自己独立看英文绘本，背100首古诗。5岁时就自读《大英儿童漫画百科》等书。

正是在这种氛围的驱动下，童书的销售渠道远较其他门类图书更为有效。一位出版界人士介绍：如果采用传统促销手段，名家作品在书店一天难得卖出几本，甚至名家出席售书活动也者寥寥。但如果是童书，可以采用入校推广等各种有针对性的促销活

动，进一次校园也许就可以实现学生的人手一册。

一位知名作家的经历很能说明问题：近年来她的两部文学作品都由某出版社出版。有一部作品因滞销而使出版社赔了钱。作家正感不安时，出版社请其专门创作一本童书。童书完成后，她按照出版社的安排，在全国各学校推介一番，销量可观，不仅还了出版社的人情债，自己也大赚一笔。目前，她新的童书写作已经开工。

有了这种套路，对已成名的作家而言，影响力当然比若于寂寂无闻的作家要占尽先天优势，所以出版商在选择作者时，就会只看作者名气不看作品品质。就如不愁销路的加工任务一样，更多名家进入儿童文学创作中，社会盲目需求——出版社火上浇油——名家踊跃跟进，一个完整的闭环就形成了。

而作家抱着“分一杯羹”的心态进入童书市场，带来的只是烈火烹油式的虚火繁荣：作家“跨界”写作，极容易忽略儿童叙事视角，作品沦为“伪儿童文学”，反而拉低了儿童文学门槛，这是对千千万万儿童的不负责任。而且，其功利化运作已经沦为一种变形的套利，这是童真的世界不应承受的。



文化视点

第二届啤酒文化创意设计周

“登陆”青岛西海岸

□记者 李梦馨 报道

本报讯 今年夏天，青岛黄岛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山东省互联网传媒集团联手打造的第二届啤酒文化创意设计周，在金沙滩啤酒城“登陆”。

依托青岛国际啤酒节汇聚资源、促进交流的优势，本届啤酒文化创意设计周围绕啤酒文化内涵及城市创意品牌，以“4+1”模式为核心，围绕“线上+线下”，开展设计大赛、设计师沙龙、“金啤奖”颁奖仪式、啤酒文化创意设计展览会、打造啤酒文化艺术墙绘及啤酒文化创意设计周“云平台”，搭建起了专业化且有创新元素的文化创意平台。

金沙滩啤酒城里“植入”的第二届啤酒文化创意设计展，打通了艺术小众性和生活大众性的“沟通”渠道。由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数字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顾群业操刀的啤酒大篷室内展和中国知名平面设计、中国美术学院设计学院教授袁由敏策展的海报森林室外展，将国内外顶级知名的设计师“一网打尽”。20位国内外顶级平面设计师的作品在中心舞台东侧入口处林立，呈迎接之势与广场上的市民游客“拥抱”；近200幅国内外知名设计师设计的海报，在白色脚手架搭建的啤酒大篷中期许共鸣的产生，总有作品能把人心底对啤酒的感觉抒发、绘就出来。

今年5月便启动的第二届啤酒文化创意设计大赛为设计师和设计爱好者的别样狂欢提供了舞台。作为第二届啤酒文化创意周里重量级的板块，啤酒文化创意设计大赛最终征集到来自全球的2124件作品，足以证明这一赛事的影响力，也印证着青岛城市特色和青岛国际啤酒节的广泛“号召力”。历时两年，啤酒文化创意设计大赛已成长为发掘人才、聚集资源、联通市场的多维度赛事平台。

“家庭家教家风漫说书系”

出版

□记者 朱子钰 报道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妇女报山东记者站站长姚建策策划并主编的“家庭家教家风漫说书系”之《漫说家庭》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并亮相第30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

该书系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重要论述，通过喜闻乐见的漫画形式进行解读，让读者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中感悟、思考“三个注重”的深刻内涵并付诸实践，对于做好新时期家庭、家教、家风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示范意义。据了解，该书系分为《漫说家庭》《漫说家教》《漫说家风》3本，四色全彩印刷。

电影《燃野少年的天空》

用歌舞点燃热血青春

据新华社，青春歌舞电影《燃野少年的天空》近日上映。影片将视角对准校园中的普通又或者是不被人看好的少年，通过歌舞形式点燃青春的热血与激情。

《燃野少年的天空》由张一白、韩琨导演，彭昱畅、许恩怡等主演。影片讲述由彭昱畅饰演的角色“老狗”，与身边的同学和朋友一起参加舞蹈奇迹大赛，并在日常的舞蹈学习和彼此的交往中，迈过偏见与隔阂、战胜自卑和怯懦，放飞青春、肆意起舞的故事。

在汉语电影中，歌舞片题材并不常见。主演彭昱畅介绍，为了让影片中的歌舞形式得到更好呈现，主创团队进行了数月的舞蹈训练。“最终呈现出来的电影也汇集了大家的汗水和诚意。”

“青年应该绽放出青春的光芒，并带着光芒走进生活、走向未来。我希望借助《燃野少年的天空》，表达自己对于青春的祝福，也让更多年轻人可以通过这部电影思考青春的价值和意义。”张一白说。

《台湾通史》(六卷本)首发

据新华社，“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独”分子极力推行“去中国化”，在历史表述上炮制种种谎言以及貌似学术的歪门邪说。作为史学工作者，对台湾历史正本清源，我们责无旁贷。”闽南师范大学教授陈支平的一番话，赢得热烈掌声。

近日，由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研究院策划、陈支平主编的《台湾通史》(六卷本)在北京台湾会馆举行首发仪式。全书共计162万余字，是一部在广泛吸收海峡两岸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全景展示台湾从远古到现代发展的通史性著作，2020年11月由福建省人民出版社出版。

全书分为上古至明代卷、明郑卷、清代上卷、清代下卷、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卷和现代卷，梳理了台湾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历史，充分展现台湾的命运始终与祖国休戚相关的历史过程，以确凿证据证明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

据介绍，《台湾通史》(六卷本)的编纂团队中有5位台湾学者，包括曾任台湾大学历史系主任的明清史专家徐泓、成功大学考古研究所所长刘益昌等。

(□记者 张依盟 整理)



破解“成长的烦恼”，密码何在？

说古论今

□ 本报记者 于国鸣

著名作家梁晓声携新作《我那些成长的烦恼》，于第30届全国书博会举办期间来到济南，在山东教育出版社举行了新书发布会暨作品研讨会。这本书的“文心”，在于通过个人亲历的人和事，表达和传递亲情、友情的价值，读来更觉意味深长。

情深则文挚。《我那些成长的烦恼》虽述旧事，但无不满怀深情。语言质朴，因其情感饱满而足以打动人心。梁晓声说：“不论贫穷还是病患，不论缺煤还是少粮，不论家在这里还是在那里，只要一家人相亲相爱，困难总是会被克服的。而只要我们对他人的帮助深怀感激，就会有更多的人帮助我们——这是我从童年到少年的成长史证明了的……”这是他的人生感悟，书中所有的人和故事，都是对这段话的生动注释。

熟悉梁晓声的人都说，他是一个极其严谨

的人，无论是写作、做学问还是生活中，都是如此。对于他的严谨，我有过一次印象深刻的体验。2004年，我在北京曾经约请梁晓声先生做过一次采访。他在答应接受采访后，与我约定好时间，跟我说清楚地址。担心我找起来不方便，他又在电话中特别叮嘱，一定让我把从宾馆到约定地点的路线记下来：从宾馆开始，先走某路，至某路右拐，过某桥后下辅道，第一个路口拐进某小街，过第几个电线杆到小区门口……我按他这份口述“行车指南”，一路顺利找到地方。

生活中尚且如此严谨，梁晓声对待写作更是严上加严。《我那些成长的烦恼》是一本主要写给青少年看的书，梁晓声再三三分，再用心三分。这本书，他采用纪实性自传体的形式，从小学二年级写到初中阶段。文中，包括父亲母亲、陈大娘、王鸣岐老师以及同学刘树起、徐彦、杨志松、单砚文等人物，皆为真人、扒树皮、捡煤渣、卖豆腐，甚至成了全校出名的“听课生”等故事，也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创作中，同样秉持严格的现实主义手法，不夸张、不煽情。显然，他不想因为某些地方或者某种形式的虚构，让读者对文章的叙述与表达产生疑问。

《我那些成长的烦恼》想告诉孩子们的，首先是懂得什么是“责任”。这本书开头两节，分别写自己的父亲和母亲。对于父亲，梁晓声曾不止一次写过文章，目的其实都是“为一个由农民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树碑立传’，也为一个儿子保存将来献给儿子的记忆”。书中对父亲的回忆与描写，并非为了简单记录和呈现那些生活细节，重温父子一起度过的往日时光，更深层的是为了表现父亲对于家庭、社会的责任感。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郭书林评价说，书中写的父亲，尽管家庭生活很困难，但是那种向上追求的精神，那种作为父亲的责任感、荣誉感，为孩子们树立了榜样，“这本书最值得重视的是把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把中国底层老百姓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一点文化基因写活了。”

与懂得责任同样重要的，是学会“纠错”，尤其是自我纠错。《我那些成长的烦恼》写的是梁晓声个人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的烦恼”，其实这些烦恼也是这个年龄段“普遍的烦恼”。阅读者通过阅读“这一个”的成长经历，逐渐明白和理解这样的道理：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其实是一个不断自我纠错的过程，

也是一个逐渐明白责任的过程。书中也同时告诉阅读者，这个不断纠错的成长过程，离不开亲情、友情等各种爱与善的扶持和支撑。在这种爱与善的氛围中，才能累积起战胜困难走出挫折的足够力量。

梁晓声特别强调，让孩子们理解和懂得责任、学会纠错，需要智慧的引导、艺术的引导，而不能干巴巴地对着孩子空讲大道理。他解释说，童书的出版要有价值观的导向，全世界大多数童书其实也都是在不同程度不同角度传达了对儿童心性的影响。“当然，如果我们的教化不是文学性的、艺术性的，已经压倒了孩子们可以接受的那种愿望，甚至引起了他们在阅读和接受时的反感，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此我们努力对他们影响的过程是一个方式方法的问题。”

无论成人和孩子，其实都一样处在成长之中。《我那些成长的烦恼》写“烦恼”，是为了告诉阅读者摆脱烦恼的办法。梁晓声说，“我经常觉得我跟我心所感受的有很多都是善。”“我们可以用理性去挡住那些丑陋的部分对我们的侵蚀。”大约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梁晓声表示，这其实也是一本成人可以读的书。